

中國現代文學家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天下書館
 編何
 老友好
 生為
 有巢
 出
 華
 社
 葉紹鈞書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百種矣益少十百種矣
 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自强文库·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叶 圣 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葛聪敏 编选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圣陶/叶圣陶著;葛聪敏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2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079-5

I. 叶… II. ①叶… ②葛… III. ①叶圣陶-作品综合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94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15千字 4插页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00册

定价:17.5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主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一九二二年摄于法国

葉紹鈞

伯翁藏書有巢讀書
有巢余前已記之今茲
重為整治復命題額
老友好之何說可辭夫
天下書繁矣難於讀在
讀之猶不能盡其百一
而有涯途無涯多十
百種莫益少十百種矣
害余方以是將廢書
不觀嬰免身纏而為
翁書是類雖未敢笑
其老而好事亦復興
不同如面之歎矣三十
七年六月十七日程陶
葉紹鈞書並識

叶圣陶手迹



叶圣陶作品书影



叶圣陶（1894-1988）

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有文学“伯乐”之美誉。本书收入其小说32篇、散文27篇、童话4篇。他的小说在关注妇女命运、憧憬人生的“美与爱”、思考知识分子道路的同时，冷静地谛视着、客观而真实地描写着灰色卑琐的人生，成为新文学作品中放射异彩的独特篇章；同时他还开创了现代童话创作这一新型文学体裁，《稻草人》文字优美、清新，想象丰富，诗意盎然，寓善恶美丑的评判于浅显的故事之中，艺术魅力经久不衰。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系列

首批三十部书目

朱自清	曹 禺
叶圣陶	巴 金
萧 红	艾 青
萧 乾	艾 芜
茅 盾	郁达夫
鲁 彦	老 舍
李劫人	林徽因
何其芳	王统照
许地山	闻一多
凌叔华	沙 汀
彭家煌	徐志摩
张天翼	郭沫若
夏 衍	冰 心
鲁 迅	丁 玲
李广田	张恨水

本书编者	葛聪敏
责任编辑	张燕红
装帧设计	阎志杰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目 录

小 说

这也是一个人！	1
低能儿	5
恐怖的夜	11
隔膜	21
阿凤	28
潜隐的爱	32
一课	41
晓行	46
悲哀的重载	53
饭	62
义儿	69
祖母的心	77

小蚬的回家	85
孤独	88
校长	103
马铃薯	113
金耳环	128
潘先生在难中	138
外国旗	156
城中	165
双影	175
晨	182
遗腹子	194
抗争	204
夜	220
冥世别	229
李太太的头发	234
多收了三五斗	243
一个练习生	251
寒假的一天	262
英文教授	277
春联儿	298

散 文

生活	303
诗的泉源	306
第一口的蜜	310

没有秋虫的地方	312
藕与莼菜	314
《天鹅》序	316
暮	318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321
莫遗忘	324
编辑余言	327
愤愤	329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序	330
两法师	333
《未厌集》题记	340
过去随谈	341
牵牛花	348
“今天天气好啊!”	350
记游洞庭西山	352
生命和小皮箱	356
《渝沪通信》选录	358
《嘉沪通信》选录	362
以画为喻	364
谈成都的树木	367
《东江归行日记》选录	369
牛	374
1948年6月《日记》选录	377
佩弦周年祭	379

童 话

一粒种子	383
画眉鸟	387
稻草人	392
古代英雄的石像	399
皇帝的新装	404
叶圣陶小传	411
叶圣陶主要著作书目	413

这也是一个人！

伊生在农家，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没有受过“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训，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伊自出母胎，生长到会说话会行动的时候，就帮着父母拾些稻藁，挑些野菜。到了十五岁，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为伊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产。伊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得抵半条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伊也莫明其妙，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抱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仄仄的屋角里。不到半岁，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实在可恨！伊公公说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绝了我一门的嗣！伊丈夫却没别的话说，只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便死十个儿子也不关我事！伊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伊发见了新奇的事了：开开板箱，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那里去了。后来伊丈夫喝醉了，自己说是他当掉的。冬天来得很快，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伊大着胆央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却吃了两个巴掌。原来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经习以为常，惟一

的了局便是哭。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给你哭完了！”伊听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动了怒，拉起捣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几下。伊丈夫还加上两个巴掌。

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后天，……将来，不由得害怕起来。明天朝晨，天还没亮透，伊轻轻地走了出来，私幸伊丈夫还没醒。西风像刀，吹到脸上很痛，但是伊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也就满足极了。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才停了脚步。这条河里是有航船经过的。

等了好久，航船经过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一见了伊，便知道是在家里受了气，私自逃走的。他们对伊说道，“总是你自己没长进，才使家里人和你生气。即使他们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总该忍耐一二。这么使性子，碰不起，苦还有得吃！况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谁呢？不如趁原船归去罢。”伊听了不答应，只低着头不响。众客便有些不耐烦。一个道，“不知伊想的什么心思，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众人便哗笑起来。伊也不去管他们。

伊进了城，寻到一家荐头。荐头把伊荐到一家人家当佣妇。伊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没下田耕作这么费力，又没人说伊，骂伊，打伊，便觉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远不愿更换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梦醒时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买东西，遇见一个人，心里就老大不自在，这个人是村里的邻居。不到三天，就发生影响了：伊公公已寻了来。开口便嚷道，“你会逃，如今寻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觉的，快跟我回去！”伊听了不敢开口，奔到里面，伏在主母的背后，只是发呆。主母便唤伊公公进来对他说，“你媳妇为我家帮佣，此刻约期还没满，怎能去？”伊公公无可辩论，只得狠狠地叮嘱伊道，“期满后赶紧归

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那里，就在那里卖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觉得这舒服的境地，转眼就成空虚的，非常舍不得。想到将来……更害怕起来。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饭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动了。主人知道伊的情况，心想如今的法律，请求离婚，并不烦难，便问伊道，“可情愿和夫家断绝？”伊答道，“那有不愿！”主人便代伊草了个呈子，把种种以往的事实，和如今的心愿，都叙述明白，预备呈请县长替伊作主。主妇却说道，“替伊请求离婚，固然很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一旦伊离开了我家，又没别人家雇伊，那时候伊便怎样？论情呢，母家原该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办到？”主人听了主妇的话，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只说一声“无可奈何！”

隔几天，伊父亲来了，是伊公公叫他来的。主妇问他，“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他答道，“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骂，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单是传伊公公的话叫伊回去罢了。”但是伊仗着主母的回护，没有跟伊父亲同走。

后来伊家公婆托着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说伊丈夫正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里只是怕回去，主母就替伊回绝了。

过了四天，伊父亲又来了。对伊说，“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担当不起。你须得跟我走！”主母也说，“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则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伊见眼前的人没一个不叫伊回去，心想这一番必定应该回去了。但总是害怕，总是不愿意。

伊到了家里，见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里很有些儿悲伤。但也想，他是骂我打我的！伊公婆也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领伊到一家人家，受了廿千钱，把伊卖了。伊的父亲，公公，婆婆，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他们心里原有个成例：不

种了田，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

一九一九，二，一四

(原载 1919 年 3 月《新潮》月刊 1 卷 3 号)